

姑 蚕

董均倫 江 源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蚕 姑

董均倫 江源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◆

書號 861 字數 98,000 開本 787×1092 精 1/32 印張 5 1/2 插頁 2

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5500 冊

定價(8) 0.46 元

目 次

前言.....	1
蚕姑.....	1
兩家鄰居.....	16
山里姑娘.....	30
鷹.....	45
太平山下.....	60
菊子娘.....	86
下乡第一天.....	110
信.....	125
山里老人.....	150

蚕 姑

“生处不嫌地面苦”，这句俗語是一点不假。不管你的家乡是小小的农村，不管你的家乡是偏僻的山庄，当你在遥远的地方，想念起故乡，那些曾經是你度过童年的地方，放牛割草的山坡，抓螃蟹洗澡的小河，是多么甜美誘人啊！那些在母亲身边熟悉了的風俗習慣，又使你感到多么亲切和陶醉呀！村头的一条小河，門前的一棵大树，它会畢生的那么清晰，那么美妙的活在你的記憶里。当你想起祖母說的一个小故事，或是鬧喜房时唱的一段歌謠，都能給你帶來一股兴致勃勃的欢乐滋味。我也常常怀着溫柔、喜悅的心情，回忆起故乡村头上涼風淅淅的小河，太陽剛剛落山，高大的沂山上还橫着一兩縷淡黃的云霞，青天上第一顆星星已經露面，而东面輪廓分明的山嶺上面，天空似乎被大火燒紅了一样，待不多久，又大又紅的月亮便从那里升起来了，白淨的沙灘上坐滿了乘涼的人們……早晨，田野上的薄霧，被太陽耀得烟气騰騰，娘就帶着俺姊妹到坡里採桑了。这时候，是常会在那些老桑树上，拿到剛脫去壳，身子發綠，翅膀还很軟的蟬兒。

也許在那青翠欲滴的桑樹葉子中間，能 看到一個紅頭頂的小鳥，你悄悄的爬上樹去，眼看就要拿住牠了，牠却扑拉拉的飛走了。這一點不使我掃興，依然在大聲的說話，高聲的笑，娘一點也不斥喝我們。可是在家里，規矩可就嚴了，在養蠶的屋里，是不允許大聲說話的；在院子里，也是不准吵吵鬧鬧的，如果，不小心把院子里的銅盆或是什麼家具弄響了的話，娘會慌忙的從屋里跑了出來，沉着臉把孩子都攆出去。當然，在這個時期，又忌諱推磨壓碾，更忌生人進屋，娘常對我們說：“蠶是神虫，是清淨物。”一到養上蠶，一家人都是提心吊膽的，記得有一年，十幾席子蠶，都已起了三眠，白生生的，絲光光的，真叫人喜啊。可是有一天，蠶忽然不吃桑了，身上也發了青，一家人都驚慌了。娘燒香禱告，這能有什麼用處呀？十幾席子蠶全完了，娘似乎疼癩了，她淌着眼淚，兩手捧住胸前，一面哭，一面不住的訴說：“蠶姑呀！蠶姑呀！你叫俺一家人怎麼過？怎麼過啊……”我那时候，已經多少的懂點事了，躲在一旁，一聲也不敢透，我那個剛會走的小妹妹，却吓的嗷嗷直哭，娘沒好氣的揚起手掌，打了她一下，妹妹哭的更凶了。我在一邊，着實的替妹妹擔心，不過，娘却突然把妹妹摟在怀里，放聲哭了起來。那時，我父親死了還不滿一年，就是我父親活着，我們那里 盡是山嶺薄地，打的糧食還不够半年吃的，其余的半年口糧和穿衣、零用錢，那就完全要靠養蠶來維持了。娘對待那些蠶，是不用說有多么關心！夜里也好几遍的起來撒桑，我偷偷

的想：今年不会再供蚕姑了吧？几次想問問娘，見娘那个唉声嘆气的样子，又不敢張口。誰知，端午节的那天，娘又包了粽子、包子。娘把粽子包子摆在盤子里，放到里屋桌上，把煮熟的鷄蛋也放上去，她默默的把香点上，还和往年一样，拖長声的咕唸了起来：

三路高香鮮又鮮，
我把蚕姑請下山，
大姑看蚕年年好，
二姑看蚕保周全，
数着三姑年紀小，
箔棚以上覓一覓，
鋼刀切桑紛紛碎，
青桑撒在蚕棚上，

.....

老牛在欄里哞哞的叫，母鷄被什么吓的咯咯飞，不管什么响声，也不能冲断娘那虔誠的声音：

端午包下那糯米粽，
煮上鷄蛋圓又圓，
包上餃子兩头尖，
这些东西还不算，
蚕姑呀，門口里我给你挂門帘。

娘恭敬的站在桌子前面，臉色是庄重的，她动也不动，額头上的皺紋也似乎比平时整齐得多，因为長年的劳苦和焦愁，長時間的熬夜，娘的眼睛里总是纏着紅絲，她

迷蒙的盯着那袅袅的香烟出神。在这样严肃的敬神场合，一个在贫穷中挣扎着的女人，会想些什么呢？一个还不太懂世故的孩子，自然是体会不到的。但是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即使母亲不吆喝，我也绝不作声，睁大着眼睛站在一旁，痴痴的想：那能干的蚕姑，今年为什么没有到俺家里来看蚕呢？也许她是忘记了，或是走错了门吧。可是娘说她是神仙呀！神仙怎么会有差错呢？有好多天，我是一心一意的想着蚕姑。晚上，躺在炕上，听到树叶子哗啦啦的响，是不是那身轻如雾的蚕姑，绸衣飘飘的随风来了呢？于是我气也不敢喘的张大着眼睛在黑影里张望。有时，一片彩云从沂山顶上飘了来，下面是青山绿水，上面是清明的蓝天，那颜色是格外显得鲜亮呀！那美丽的蚕姑，一定会喜欢这片彩云吧？一定站在彩云上吧？当这片彩云向天边飘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感到万分失望。当然我是没有能够看到蚕姑。可怜我那小妹妹，有好几年的冬天，也没有穿上棉裤，她那冻得如同红萝卜样的小脚小腿，直到如今，一想起来，似乎又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娘那碎去半截大襟的薄棉袄，不管怎么抻怎么拉，也是遮不过妹妹来。那阵穷的找一个补钉也没有啊！碰巧蚕茧收的好，也常常是白欢喜一场，茧子又不值钱了，商人是不会顾别人死活，狠命的往下压价……

这些，当然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日子，我长大了，在最后的一年，好容易把母亲动员通，参加了八路军。在我离开家的期间，我的故

乡經過了天翻地复的土改运动，在那暗無天日的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也曾經把它洗劫一空。前些日子，娘来信說：来家看看吧，咱这里不是从前了……

經過了七八天的路程，我到了故乡的鄰县益都。

这正是 不热不冷养蚕的四月天，汽車在紅日初升的早晨，离开了古老的益都县，迎着白霧圍繞的沂山开去。涼風从車窗里吹了进来，即使閉上眼睛，我也会知道已經进入山区。这不帶一点灰塵的清風，和各种树叶、各种花草的香味，在別处是难得的。我从窗上向外望去，真是到处翠綠，路兩旁，那些老桑树，枝条發的格外的稠密，叶子又是出奇的新鮮嫩綠。近处的村庄和小河，都包圍在碧綠的小树中間。一片苗圃也在葱綠的菸叶地，和金黄的麦地中間閃了出来。突然从什么地方傳来了採桑姑娘銀鈴样的笑声……

哈！这就是我的故乡啊！我越看越是兴奋，眼睛一时也离不开窗口。

下了汽車，还有十几里山路，我走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嶺，抬头一看，桑树上的桑葢已經紅了，我摘了一把，填到了口里，真是甜呀！我的心里高兴得和孩子一样，崖头上一枝山花，路旁的一塊大石，都使我感到快活。

半过午的时候，我来到了家門口，牆边的葫蘆已經爬上了架，綠叶中亮着白色的小花，那些每年飞到沂山里来过伏的夏嗑子小鳥，大約又在門前的老槐树上壘了窩，吱吱喳喳的直叫。也許是被这些童年时候熟悉的景象触动

的緣故，当我迈进門口，不覺想道：娘还奉供蚕姑嗎？

娘正在院里烙煎餅，一看到我，好似生怕我会跑掉了
一样，连忙的迎了上来。

“今天一个喜蜘蛛落在了我身上，我寻思有什么喜事
呢？想不到是你回来了。”

看去娘比从前壯实了，她額头的皺紋，比从前舒展得
多，面色也紅潤健康。自我記事起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娘
穿細布衣裳，淡灰色的上身，青士林布褲子，显得人也俏
气了。她把行李从我手里硬接了过去。

“娘，你比从前倒年輕了，怎么还这样迷信？”

“誰还迷信呀？”娘欢喜的瞅了我一眼說，“跟你妹妹
一样，老那么寻思我。你不知道，自从接到信以后，我那
天也去庄头望几回，那天也和你妹妹，和小蚕姑，重絮你
几遍。”

我惊疑的在正間屋站住了：“什么，蚕姑？”

娘怔了一怔，接着笑了起来：“就是看蚕的蚕姑呀！”

我更加奇怪了。提起蚕姑，在我的腦子里立刻又閃
出了一个美丽的仙女形象，眼似星星，眉如月牙，長裙飄
飄，長辮子甩甩，只要她向蚕棚上一看，滿屋里的蚕，会一
陣亮光閃閃，百病都消了。

娘把行李放在了里間炕上，又笑嘻嘻的說：“你就在
这炕上，和蚕姑睡一起吧！你妹妹在社里喂蚕，白天黑夜
不在家啊。”

从前，为了喂蚕方便，屋里不間壁子，人和蚕住在一

起；如今里間屋糊了頂棚，打扫得干干淨淨，桌上並沒有香爐，只放着了一羅雜誌和几本故事小說。炕上最惹人注意的，是在迭得整整齐齐的鋪盖上，放着的那个綉花枕头，綉的实在是細致逼真，也許因为我是女人的緣故，不觉把花枕头拿到了手里，上面綉的是月夜湖景，在一座金碧輝煌的亭子旁，藍色的湖水里，蕩漾着圓圓的明月。娘站在我身边說道：“那是蚕姑的呀！她是天堂上人啊。”

我虽然不懂娘說的这些暗語，心里却是甜蜜蜜的。在过去这戶只为貧穷發愁的人家，現在这样快活，这样有趣，連娘也开起玩笑来了。

到底这蚕姑是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我沒来得及細問，几个孩子忽忽隆隆的跑了进来，看到是我似乎有点奇怪和失望，乖乖的站在一边。接着街坊鄰居也來探望了。她們热情的問我，到过多少大地方，見到过什么好光景。正說着，妹妹回来了，她完全長成大閨女啦，穿得花花簇簇。因为几年不見了，在欢喜之下，不免有点生澀的味兒。我的一个本家大嬸感慨了：“往后常來家看看呀！日子多了，連自己的妹妹也生了。”坐在地下凳子上的四大爷，却不以为然的說：“住在咱这里那个小蚕姑，也是四五年沒家去了。工作嘛，怎能老往家跑？要是她家去了，蚕生了症候，那找誰看呢？等着你去求神燒香，那完了。”我惊喜的注視着四大爷，这个有名的执拗老人也变了啊。也許大嬸因为找不出話对答，再沒有作声。屋里立时寂靜了。我听到娘在拉風箱做飯，我告訴她，晌飯已經在路

上吃过了。娘只是应道：“我做点湯水吧，你喝一碗，小蚕姑回来也喝一碗。那孩子晌飯沒顧得吃，就跟着走了。这热的天，到桃庄十五六里路呀。”妹妹臉上，突然似火燒一样的紅了，她忿忿不平的質問娘說：“又是桃庄那个老社長把她叫去了？”她看了我一眼，也許当着这个面生的姐姐，有点不好意思大声吵嚷，低下了头咕嚕道：“又不是沒給他去看过，昨天才从桃庄回来，全区这么些庄，就他社的蚕貴重？三天兩头的来叫，也不管那刮風下雨，也不管那半夜三更。”

“那閨女，好脾气啦，見人不笑不說話，对誰也亲热。要不是共产党領導，那样大地方的閨女，怎么能到咱这山溝溝里来。”大嬸拍拍我的肩膀，又說道：“是吧，姪女？”

大伙的談話，又都热烈的轉到蚕姑身上了。

过了不多一会，我就弄明白了，原来这个人人喜爱、人人称贊的小蚕姑，是一个很年輕的苏州姑娘，她在蚕業学校畢業以后，就脫下花裙，換上長褲，到这山里来了。听听，她是怎样来开展工作的：前几年还都是單幹，誰家也不讓生人看蚕，何况这么一个連說話也不大懂的南方小姑娘。当时，一听说看蚕的来了，妇女們就堵着街門口。小蚕姑从这家走到那家，从庄东头走到庄西头，除了少数的村幹部以外，就是說干了嗓子，她們也不会讓她进门。这明明是好事情，可是不讓看也不能强进去呀！

娘已經燒完火了，也走了过来笑着說道：“那时候，不知旁人，俺妇女誰也瞧不起小蚕姑，区幹部和乡幹部都在

会上介绍了，可就是扭不过来，我寻思，那么个小毛妮子，在家里也不知道养过蚕没有，她会看什么蚕呀？有一天头午，她要到咱家来看蚕，我预先拿了几个蚕站在街门口，看她走过来，我把那几个蚕送到她眼前说：‘同志！你看吧，俺家的蚕很好啊！你看，很好啊！’那闺女是挺机灵的，看她的神气，她是明白了，我不愿意她进去。她站在那里，温言温语的说道：‘大娘，我不看这几个，我要到你家里去看那些多的。’她那个固执劲，可把我吓慌了，我两手把门口叉住说：‘同志！不用，你别进去看呀……’娘说着还伸开胳膊比量着当时的样子。人们全笑了，大娘有点难为情的说道：“那时候，谁也是这样呀！”

妹妹笑她说道：“您还有脸来重絮呀！”

娘望着我，若有所思的分辩说道：“那阵，我心里也是亲她呀！觉得一个闺女，离爹离娘的不容易呀！可是就怕她来看蚕……”

妹妹又嗤的一声笑了：“怕看，夜里还得找人家来看。”

“你看，有没有这样的闺女，光揭娘的短处。”娘虽是这样说，脸上却没有半点不满的神色，看样，她是恨不能把家中所发生的事情，完全告诉她这个离家多年的女儿。娘又转脸望着我，很有兴趣的说了下去：

“那天她来看蚕，我不叫她看，到了过午，蚕就不愿意吃桑了，到了晚上，身上全发青了，你记得吧，有一年蚕得了这个症候，都死光了呀！你妹妹要去找小蚕姑来看，我

想：反正死馬当活馬治吧，那时候，她住在咱这东面的沙溝庄，你妹妹去一說，她就跟着跑来了。我急的慌的，叫我去端灯，連油都撒了。她不住的安慰我：‘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还能治好了。’她亲手把石灰篩到了蚕棚上，我吓的心里嘭嘭直跳，那么嬌嫩的物，能抗住石灰燒嗎？我又一想：反正是打撞头吧！不大工夫，撒完石灰又撒上了一層桑，蚕爬上以后，她又叫我換上了新桑叶，哈！你猜也猜不着，第二天早晨，蚕又好好的啦！”只听娘这說話的声音，我也猜得出娘当时是多么高兴啊。停了一下，娘感激的說道：“那晚上，她急急慌慌的往这来，把兩只脚都掉进河里啦，她連說也沒說，嘖嘖，到早晨，我才看見她的鞋子湿了。”娘又像埋怨孩子一样的埋怨起来了。

外面似乎有脚步声，娘立刻留神細听了起来。

我一听，什么声音也沒有，只是家門前的小河那里，有小鳥在欢叫。娘失望的扭回了头，皺了皺眉头說道：“天到这时候，还没回来呀！”

四大爷却滿有把握的說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到了哪里也餓不着她。”

大嬸也同意四大爷的話：“前年，摘茧时候，这家叫她去吃小米干飯，那家叫她去喝酒，她就是来吃一口，也表表咱的心呀！要不是她，哪里能一張蚕帘子出到七十斤茧，这是古来也沒有的事。”

大家又論究到养蚕上面，說俺庄社里新盖了好几栋專門喂蚕的屋，喂了一百多張蚕帘子的蚕，一斤茧八角，

这可以收入多少錢呀！另外，社里还有苗圃，今年接好的十多万棵桑树要移到山上了。明年，后年，我家乡将要变成青山綠水里的天堂了。

这正是忙的时候，来探望的人，接二连三的走了。妹妹也忙着要去喂蚕，我和娘走到了門外。我們不覺一齐朝东南望去，那条通向桃庄的白光光的小道旁边，一羣綿羊正在吃草，我和娘都沒有做声，誰也知道，心里都在盼望什么。和蚕姑虽然没有見面，却已經从心里跟她亲热起来了，她一定是一个好說好笑的姑娘吧？我多么想着快些見到她呀。

日头偏西了，鍋里給她留下的雞蛋已經涼了，可是小蚕姑还没有回来。

日头压山了，金光从青山頂上射了下来，周圍是多么清新，多么光亮呀！一只老鹰，好像帆船一样，翅膀动也不动的在半空里盤旋，树頂上，各种雀鳥在叫，蜻蜓也在飞，只这天上也是十分熱鬧啊。回到屋里，又等了好大时候，小蚕姑才回来了，跟进来的还有四五个孩子，有的拉着她的手，有的扯着她的衣角，她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輕。紅潤潤的臉色，淡淡的眉毛，長長的眼角，看起来，很文雅很肅靜。似乎孩子早已告訴了她，她並不惊奇，很亲热的和我握过了手，又望着娘說道：“大娘！这回可欢喜了吧！”娘关心的責問她：“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連飯也不吃？”

“桃庄留我吃了，我又順便到別的几个社去看了看，沒覺得天就晚了。”她說起話来，也是文文雅雅的声音不

高。我問她：“桃庄社的蚕不要緊吧？”她說：“不要緊，只是在撒桑葉的時候，打傷了幾個，給他們看一看，他們就放心了。”她的臉上閃出了孩子般的欣慰神情。我忽然想到，當她乍來的時候，想去看蚕，人家卻把她擋在門外，她能不难過嗎？也許，在那沒人的夜里，她偷偷的掉過眼淚？悄悄的傷心過？可是在第二天早晨，她把兩根小辮，編得緊緊的，又像昨天那樣開始工作了。

她坐了下來，給孩子們專心專意的送着小紙船。娘把給她留的雞蛋熱好，放到了她身前的飯桌上，對着孩子吆喝道：“都出去玩吧，你小姑姑一過午不知跑了多少庄，還不讓她歇歇。”小蚕姑一抬頭看到放在眼前的一碗雞蛋，臉又紅紅的，難為情的說道：“大娘，我不是說過，不要這樣嘛！我吃慣了煎餅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吃慣煎餅了，你不用不過意，這不是特為你做的啊！今天閨女來家，我捎帶着給你多做了一點。”娘用那愛撫的眼光，看看我，又看看她，笑着說道：“俺這個南方蚕姑，乍來的時候，吃煎餅不知卷起來吃，薄薄的一張拿着咬，把人都笑出淚來了。”

小蚕姑似乎想起了當時的樣子，也忍不住笑了。孩子們拿着小紙船，歡天喜地的跑了出去。她輕聲的說道：“我們那里水多，船也多！”

娘這時才突然的想了起來：“哈，有你的信呀！”

她歡喜的差一點從桌子前跳了起來，當娘把兩封信一齊遞在她的手里的時候，她簡直不知要先看那一封好

了。她併起膝盖，一会把这封信放在膝盖上，一会又把那封撕开，接着好像对我们报喜一样的說道：“我弟弟分配到东北勘探队去了，他信上說，真高兴極了。这一封是我母亲寄来的，她說以后再不給我做那么厚的鞋啦，以前，她是怕我在这兒爬山路的脚痛哪。”我这时才注意到，她那双花条布鞋的底子，簡直有二指厚。娘还告訴我，她曾經穿着这双大厚底子鞋照了一張像片，捎給了她在苏州的母亲，並且在像片背面写道：媽媽啊！人家都笑我，說我穿上靴子啦。她那从来没有离开城市的母亲，还不知把山区想成了什么样子啦。

她又兴奋又快乐，話也多了，她說苏州那里的姑娘都会綉花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她也喜欢綉花，那个枕头就是自己綉的。她还說自己喜欢看小說。吃飯的时候，她笑眯眯的告訴我們，說她昨晚上做了一个夢，夢見得了一个宝葫蘆，搖一搖，便飞出許多种子，种子立刻長成了很大的桑树，那山上全長滿了。我和娘都笑了，她也咯咯的笑，笑的是那样天真。

晚上，我約她到小河灘上去走一走。天很青，星星还没有完全出来，远处高大的沂山，現在只好像一片淡灰的影子，眼前起起伏伏的小山，清楚的現出了美丽的輪廓。坡地里已經升起了薄薄的霧气。許多大大小小的桑树，安靜的浮在了霧气的上面。我們兩個在白沙灘上坐下，沒有風，听不到樹叶子的一点响聲，多么清靜的夜晚呀。我得意的說道：“俺这地方不錯吧？”她正出神的望着天上的